

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

日寇的滔天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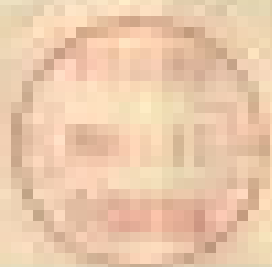


編 華 儲

版出局書東大

四洲藥房發行

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



總 經 銷

上海商務印書館

行罪天滔的寇日
爭戰菌細的道人無慘

編 華 儲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公元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書號E035) 1—3000

日寇
滔天罪行的

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

定價人民幣：五〇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者 儲 華

出版兼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所有權
不准翻印

前記

中國人民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時間最久，痛苦最深。在我們對日抗戰的八年中，一千萬以上的人民在日寇的魔掌下犧牲了！成百的城市和成萬的鄉村被日寇焚燬了！這樣的血海深仇是我們永世難忘的。

然而，正常我們獲得了解放之後，正常我們穩步地把新中國建設起來的時候，美帝國主義爲了企圖繼續奴役中國人民，竟陰謀重新武裝日本，復活日本的軍國主義，將日本變爲侵畧中國的工具。

這是我們斷難容忍，堅決反對的！我們要控訴日寇的滔天罪行，粉碎美帝的無恥陰謀！

這本書逐頁揭示了日寇怎樣製造和使用慘無人道的細菌來屠殺愛好和平的人民。這裏所寫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實，也是日寇滔天罪行的一部份。

日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在中國設立三個祕密的細菌工作廠，研究各種病菌，把活人作慘無人道的試驗，並將其製造出來的細菌武器作戰，進攻我國抗戰軍隊，荼毒我廣大的人民；到後來，妄想使用這種罪惡滔天的殺人毒器，進攻蘇聯，進攻英美，企圖獲得勝利；幸賴強大的蘇聯及其偉大的紅軍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畧的主力部隊——關東軍，粉碎了日寇使用細菌武器作戰的陰謀，使人類未受細菌戰爭的災害。及至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蘇聯爲了根除細菌武器起見，組織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並判以應得之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Materials on the

Trial of Former Servicemen of the Japanese Army Charged with Manufacturing and Employ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詳細地記錄了每一細菌戰犯的供詞。我國若干報紙也曾刊登過若干關於日寇在我國實施細菌戰的記載。這本書就是依據這些資料編撰而成，使日寇兇狠、殘暴絕滅人性的獸行，具體地暴露

在讀者的眼前。使我們更其具體地瞭解日寇的殘暴，更堅定我們粉碎美帝陰謀的決心。

本書這種編撰的辦法，還是初次嘗試，不免掛一漏萬。如有不妥的地方，希望讀者多提意見，至再版時，可把這書編撰得更好些。

儲華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

上海

日寇的滔天罪行——

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目次

前記

一 日寇爲什麼要使用細菌作戰？	一
二 細菌工廠是怎樣設立的？	七
三 孟家屯的殺人工廠	一五
四 以活人試驗細菌的慘狀	二三
五 日寇三次使用細菌屠殺中國人民	三二
六 對蘇聯使用細菌武器的企圖	四二
七 使人類不受細菌戰爭的災害是誰的力量？	五二
註釋	五四
附錄	五六
一 平野部隊的陣中日誌是殘殺我國愛國兒女的鐵證	五六
二 日寇以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試驗被殘殺的都是我國愛國兒女	六三

一 日寇爲什麼要使用細菌作戰？

許多年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一直是遠東方面侵畧勢力的主要策源地。它的統治集團暗中勾結了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計劃、發動並進行進攻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侵畧戰爭，企圖聯合希特勒德國建立它們對世界的統治權。

這些侵畧戰爭所追求的目的，在於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國家。日本帝國主義者極端擴張主義的意圖，就表現在它用武力吞併它愛好和平的友邦的領土，以達到它建立這樣的一個殖民地國家的目的上。日本統治集團的侵畧野心之大，真是無與倫比，可以用它負責的政治領袖們所發表的一連系的公開言論來加以權衡。日本主要戰犯之一，也就是日本軍閥集團主張侵畧的「理論家」橋本金五郎，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在太陽大日本報發表一文，題目叫做大東亞帝國共榮圈，他寫道，這個共榮圈，要包括下列各國：「(1)日本，(2)滿洲，(3)中國，(4)蘇聯遠東地區，(5)馬來亞，(6)荷屬東印度，(7)英屬印度，(8)阿富汗，(9)澳洲，(10)紐西蘭，(11)夏威夷，(12)菲律賓，(13)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島嶼。」再看「總體戰研究院」所擬定的計劃和草案，也是這樣來劃定「大東亞」的疆界的。我們知道，「總體戰研究院」是由日皇特別下詔設立的，且直接受首相的指揮和管轄。

對蘇聯的侵畧，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犯罪計劃中，被列爲主要的任務；在日本軍閥們侵畧的戰畧計劃中，也常把蘇聯稱爲「第一號對象」。它們向日本廣大人民進行宣傳，主張對蘇聯進行掠奪戰爭；這種戰爭宜

傳，特別由日本各種報紙來進行，而這些報紙完全受日本政府情報局的管制。（註一）

所以，國際法庭在東京審訊日本主要戰犯，於一九四八年結束，已非常明確地證實了，許多年以來，日本始終在準備進攻蘇聯。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中說：「本法庭認為，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日本始終在預謀和計劃反蘇聯的侵畧戰爭，這已成了日本國策的主要成份之一，它的目的，在企圖佔領蘇聯在遠東的領土。」

日本的財閥已與國內上層的軍閥封建集團合流，不斷地煽動日本帝國主義者，把「蘇聯的遠東地區」，甚至也將「直到烏拉爾止的西伯利亞」的地方，也列入他們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裏。不過日本的參謀本部和帝國總體戰研究院擬訂對蘇聯侵畧的計劃，是一件事；能不能進行侵畧，又是一件事。日本參謀本部一再起草進攻蘇聯的侵畧計劃，已非一次，但終未能執行，這當然不是由於日本軍閥的愛好和平，也不是由於財閥們的人道主義——他們爲了額外的利潤，是不惜犯任何罪行的。遠東和平所以能夠維持，只是由於斯大林英明政策，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對於蘇聯武裝力量始終不渝的關懷所致。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從未停止準備對蘇聯的侵畧戰爭。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畧並佔領滿洲，標誌出日本的侵畧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級。對日本帝國主義者說來，武力佔領並不是目的，而是準備掠奪新的領土和採取新的侵畧行動的手段。滿洲對於他們而言，是他們進攻蘇聯和侵畧中國的最重要的基地。所以，從他們統治滿洲的第一天起，他們就開始準備以此爲基地進攻蘇聯。他們在滿洲集中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力——關東軍，並把日本工業所製造的最新式的武器運往滿洲。於是被佔領的滿洲，便密佈着飛機場和軍畧路線所構成的網綫。同時，日軍的特務更在滿洲準備細菌戰爭。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祕密武器。

日本帝國主義者於一九三六年，就與希特勒德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這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反共產國際公約，具體表現出它破壞和平的萬惡陰謀。不久，法西斯意大利也參加了這一公約。東京國際法庭也已證實了這個公約主要的是針對着反蘇而言的。在日本首要戰犯的判決書中說：「反共產國際公約是以後幾年來日本對蘇政策的基礎。與希特勒德國締結軍事同盟，對日本政策與其準備進攻蘇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日本統治集團，也以爲他們的犯罪意圖，切斷濱海蘇維埃地區，侵佔蘇聯的遠東地區，奴役偉大的中國人民，已接近於完成的階級。因此，日本關東軍便在數量上迅速增加，並獲得最新式的武器的配備，使滿洲變成了進攻蘇聯戰爭的兵工廠。

一九三七年，日本軍閥向中國挑釁，引起了所謂「蘆溝橋事件」，並從此侵入了中國的大陸。它這次侵畧中國的行動，和以前的侵畧行爲一樣，也是一種不宜而戰。一直到了一九四二年，在中國大陸上不知打了多少次的血戰，軍民死傷數在百萬以上，但日本的官方仍稱爲「中國事件」，和他對軍事佔領滿洲，稱爲「滿洲事件」，完全是一樣的。

一九三八年，日軍在哈桑湖地區進攻蘇聯，發生衝突達十天之久。在這十天內，戰事非常激烈。日軍的精銳部隊都開往前綫參加戰鬥，但都被蘇聯紅軍擊潰了。這次力量的考驗，顯然對日本軍閥不利。因此，他們立即迅速後退，並將他們所發動的侵畧戰爭稱爲「張鼓峯事件」。又在一九三九年，日本關東軍奉了參謀本部的命令，在哈勒欣河地區發動戰爭，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戰鬥從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一直到九月才告結束，他們用關東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在大批飛機、大炮、坦克車的掩護下作戰，但戰鬥的結果，蘇蒙聯軍消滅了日軍的大部份。這樣，日軍就從哈勒欣河地區敗退了下來。這次失敗和上次在哈桑湖地區戰

敗，沒有兩樣。日本帝國主義者兩次發動侵畧蘇聯的戰爭，但在兩次公開的戰鬥中都失敗了，並使它感覺到蘇聯紅軍所給它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可是這兩次教訓，並沒有能夠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停止進行犯罪的準備，去發動對蘇聯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侵畧戰爭，以達到它建立「大東亞」的目的。所謂「大東亞」，就是日本殖民國家，使被征服的民族陷於奴隸的地位，度着貧困的生活，而漸趨於滅亡。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希特勒吃人魔王們在一起，夢想着要建立他們的世界霸權。爲了要達到此目的，他們準備使用慘無人道的方法，要大量消滅人羣。他們既然想在人類文明的廢墟上，建立起他們的統治權，自不惜進行犯罪的陰謀，破壞和平與人道。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希特勒德國締結同盟，就是這種例證之一。至於細菌戰爭，則爲他們事前早已協商妥當的一種方法，就是消滅世界人口的一部份，以達到完全奴役另一部份人的目的，這是日軍爲什麼要準備和使用細菌作戰的緣故。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主人們把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科學的腐朽人物來執行這種萬惡的計劃。如所週知，細菌武器像化學武器和原子武器一樣，是侵畧戰爭中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武器，因爲做這種武器的犧牲者，大半是和平居民，即婦女、兒童和年老的人。我們爲什麼要譴責侵畧戰爭，理由就在這裏。凡是進步的人，尤其要譴責細菌戰爭、化學戰爭和原子戰爭，而要求禁止使用這些武器；因爲這些武器和人類主義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同樣，蘇聯和大多數文明國家，都曾提供諾言，保證在戰爭中不使用化學和細菌武器，並簽署和批准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所成立的日内瓦議定書，規定各國不得使用毒氣或類似毒氣性質的瓦斯以及細菌武器作戰。

蘇聯自成立之日起，就堅決不撓爲民主持久的和平而奮鬥，始終不渝。蘇聯已成了和平的堡壘，社會

主義的人道思想的喉舌，所以領導了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向前邁進，要根本消除用不人道的方法使大眾絕滅。不管英美集團千方百計鼓動新的國際戰爭，但蘇聯多年來在聯合國組織內不斷地努力，以求獲得絕對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結果。這次審訊細菌戰犯，證實了日本軍閥曾積極準備使用細菌作戰，他們想在細菌戰爭中找出一種最有效的武器，和使用這種武器的方法。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準備進行細菌戰爭，建築了大規模的製造細菌的設備，用最現代化的技術，這種現代化的技術本應該爲促進人類進步而服務，但爲日寇移作殘酷地消滅人類的目的而用了。據法庭醫學檢驗委員會的報告說：『我們有特別強調的必要，若干細菌被各該部隊在天然的條件下成了傳染病菌的溫床。本來這些病菌因爲科學的進步，或已經消滅，或已受限制。但這些被告們却以人工的方法使這些細菌復活。』從報告中，可以使我們明白，這些惡漢們，企圖把全人類退回到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鼠疫和霍亂等傳染病猖獗的時代。因此，人們不能不注意到希特勒戰犯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採用大量消滅人類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在他們的萬惡的事業中，同樣褻辱科學，嘲笑人道主義的原則，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當蘇聯紅軍在一次激戰之中，打垮了希特勒德國的抵抗之後，繼續向西推進，在路上遇到了特萊姆布林加（Tremblinka）烟霧漫漫的廢墟，遇到了麥丹尼克（Majdanek）地方的毒氣獄和奧斯威興（Oswiecim）的焚屍爐。這些殺人工業，都是德國法西斯戰犯們所創辦的。在這些絕滅人類的集中營裏，法西斯物理學實驗人員，把致人死命的傳病的和有毒的物質，在一般可憐無告的犧牲者身上試驗。他們把活生生的活人，在冰天雪地中洗冷落，逐漸使他冰凍而死亡；他們又把活人放在氣壓室內，使他痛苦地死去。希特勒的細菌學者在波茲南細菌學研究院實驗室內，培養了無數鼠疫的細菌，準備用細菌武器來危害數百萬平民。細菌戰爭的主要目的，在於屠殺平民，使他們驚惶萬狀，在敵人的後方造成傳染病的猖

獾。這是他們從事細菌戰爭的主要目的。

希特勒的匪徒們企圖把整個世界投入細菌戰爭的恐怖中去。幸賴蘇聯武裝部隊子以致命的打擊，才挽救了人類，未受到細菌戰爭的恐怖。及至打垮希特勒的戰爭機構之後，蘇聯紅軍仍忠實執行了盟國所負的義務和責任，很快地就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主力——關東軍，再度使人類未遭受到細菌戰爭的恐怖和危害。

離開哈爾濱二十公里的地方，現在還有着一塊瓦礫堆的廢墟和已傾倒的大營房。經過初步調查研究，證實了這個大營房，就是關東軍特種細菌部隊——七三一部隊，或稱石井部隊——的駐在地。許多年以來，一直有系統的準備細菌戰爭，第一步是選擇致人生命有傳染性的病菌的物質；其次是把這些殺人的病菌在可憐無告的犧牲者的身上試驗，並研究出怎樣培養和繁殖細菌的方法；第三步驟則是大量製造它所需要的細菌，藉以從事大規模的細菌戰爭。據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供稱，石井部隊是一直在準備戰爭的狀態下，能夠隨時執行上級給它的任何指令。我們對於他所稱的「軍事準備狀態」，完全了解它的意義。從山田的供詞中，證實了日本參謀總部曾批准了三種方法，把細菌用為戰爭目的：（一）以戰鬪機散佈細菌；（二）用飛機投擲特種細菌炸彈；（三）在地面上向平民居住區、水源和牧場等處散佈傳染病細菌。

由於細菌武器的性能，它的作用不限於敵軍前綫，甚至可以擴大到被進攻的國家的全境。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欲發動的細菌戰爭，不僅對被進攻的國家的人民，引起空前災難，而且還要殃及中立國的人民。在事實上，這些日本戰犯所擬訂的罪惡計劃的一部份，也把中立國作為它採取新的侵略行動的目標。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爲了夢想建立世界霸權，夢想領導一個「大東亞國家」時，便準備以最兇惡的武

器——最危險的細菌——進攻全人類。爲了要達到它擴張主義者的可恥目的，便在它特別室內製造出億兆跳蚤去傳染鼠疫，或裝置在特種炸彈內，或用飛機去散佈，使它們成爲傳染病菌的媒介物。爲了要達到它們的犯罪目的，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四部在一個「生產」期間內，製造出幾十公斤的細菌，去散佈在水源和牧場裏。日軍把這些細菌散佈在城市或村鎮上，勢必造成千千萬萬人民的死亡。

爲了這種犯罪目的的緣故，許多中國的愛國者和蘇聯人民，在石井部隊的地下室內，手和腳都上了銼銼，在卑鄙無恥的實驗者的手裏，聽任他們試驗，慘痛死亡。中國廣大的婦女和兒童，在石井部隊侵襲中國期間，傳染到霍亂和鼠疫的病菌，因此死亡的，更不知有多少呢？（註二）

二 細菌工廠是怎樣設立的？

日軍侵襲滿洲之後，就開始準備將來進行細菌戰爭。起初日本軍閥僅設立一個小型的細菌實驗所，由日本軍事細菌學者石井四郎任所長，那時他已在軍醫學校內研究細菌武器，在日本軍界，已有相當聲望，把他當做主張細菌戰爭派的代表人物。據前關東軍軍醫處處長堀塚龍治的供詞，證實了石井一開始從事於他的犯罪活動，就得到日本參謀本部戰署部的支持。他從事各種研究工作，都是非常祕密的，他深恐他的名字，會暴露出他在實驗室內進行工作的目的，便改名換姓，叫做東鄉，並把這個研究所也改名爲「東鄉部隊」。

（註三）

堀塚曾供稱：「七三一部隊是在一九三六年奉日皇裕仁之詔而設立的。這個詔書曾印成小冊子，分送日

軍各部隊，通知各部隊的軍官。我親眼看過這個詔書，並附有該部隊的官兵名冊。我蓋了我的私章，證明我已看過了這份詔書。我在錄用該部隊的下級人員之後，並審查陸軍省人事處交下來的高級軍官的名單。該部隊最初決定設立在關東軍司令部內，本來是沒有番號的，只叫做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或叫做石井部隊。這是日本軍隊中的習慣，常把軍事長官的姓名，當作自己部隊的名稱。一直到一九四一年，關東軍司令部，要把所有的軍隊都規定一個番號，因此石井部隊，便稱為七三一部隊。不過七三一部隊，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間，曾奉日皇的祕密命令，實行一次改組。一九四〇年二月間我在關東軍司令部看到這個命令，並簽名保證不洩漏祕密。除此而外，日皇在一九四〇年之中，又頒佈了一二次祕密詔書，七三一部隊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添設四個支隊，一在海拉爾，二在孫吳，三在海林，四在林口車站。各支部成立的日期，都有明文規定，它們的組織系統表，由陸相東條簽署，規定每一支部得設工作人員多至三百人。東條陸相的命令，是依照日皇的詔書頒發的，規定了各醫院、各部隊所用人員的比例。平民雖然也可僱用，但不得超過全體人員的百分之三十。……但是準備進行細菌戰爭的思想，却是從石井本人產生出來的。」（註四）

一九三六年由於日本參謀總部的請求，日皇裕仁便下詔書，設立大規模的基地，進行萬惡的陰謀和慘無人道的試驗，這些工作，都是由石井在實驗室內祕密進行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滿洲設立二大細菌部隊，直屬於關東軍，其目的在於大量生產細菌武器，能足夠日軍進行大規模的細菌戰爭。這些細菌部隊自成立多年以來，名稱一再更換，這並不是說日軍司令官叫不出它真正的名字，但深怕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憤怒，就是在他們自己的人民之間，也要表示憤慨。所以，殺人的細菌工廠常常要用普通的醫學院獸醫院等的名稱，藉以掩護；因此，石井部隊由小型的殺人工廠變為大規模的細菌武器製造廠之後，便採用和它毫無關係的名稱，

叫做「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不久又改爲普通軍隊的番號，叫做「滿洲第七三一部隊」。另一個細菌部隊最初稱爲「關東軍獸疫預防部」，後來才改爲「第一〇〇部隊」。

這兩個部隊都分設了許多支隊。日軍最高統帥部依照它一定的計劃，在非常重要的軍要地，分設支隊，也就是依照着他進攻蘇聯的戰爭計劃而設立的。關東軍司令官梅津大將會下令七三一部隊在海拉爾、孫吳、林口、海林四處，分設了海拉爾、孫吳、林口和牡丹江四個支隊，這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日軍把細菌部隊的重要支隊，完全集中在進攻蘇聯的方向，完全和它的戰爭計劃所規定的相符合。但這次審訊日本細菌戰犯證實了日本軍閥準備進行細菌戰爭，不僅僅對付蘇聯一國而已。一九四〇年石井部隊曾用細菌武器襲擊中國軍隊，在許多次的襲擊中，各式各樣的細菌武器都已經試驗過了。例如用飛機散佈鼠疫的跳蚤，把細菌像下雨般的從天空中散下來；把細菌放在所有的水源裏，並用破壞秩序的方法在平民居住的地區散佈傳染病的細菌。對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曾作有系統的準備，以進行細菌戰爭。據被告之一山田供稱，日軍曾企圖用致人性命的細菌，像下雨般的降下來，危害其他國家的人民，尤其是正在和日本作戰的軍民，例如英美兩國是。再根據其他物證，石井將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接到日本參謀本部的密令，加緊準備細菌武器。他在第七三一部隊高級軍官會議席上正式聲明說，對英美進行細菌戰爭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接着又分析南洋戰局，石井又說到發動細菌戰爭的日期——一九四五年。他說：「我們將要採取最後一種武器，包括細菌武器在內，以挽回局勢，變爲有利於日本。」（註五）

第七三一部隊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戰事細菌工廠，擁有三千多個科學的與技術的工作人員，其中只有一部是掩蓋實際活動的管理防疫給水工作的第三部，設在哈爾濱最惹人注目的地方。離開哈爾濱城十公里處，

也就在平房車站附近。有一個大規模的營房，這就是七三一部隊的大本營，裏面裝置着許多特殊的機器和最新式的儀器，在營房內可以進行任何活動，設計及製造祕密的細菌武器。七三一部隊的整備活動，都保持着非常祕密，甚至於飛機也不允許飛過平房車站附近的上空。關東軍參謀部對於平房車站地區劃為特別軍事地區，曾規定了幾項條例，散佈在附近一帶。依照第一條規定，石井部隊的營房位於「特別軍事重要」地區；第四條則替飛機劃出一個特別飛行道和空中禁航地帶。

石井部隊的營房，四週圍以高高的泥牆，並有一道鐵絲網的屏障，與外面世界完全隔離。營房的主要建築，完全採四方形式的，非常深進，監獄也就設在裏面，一切以活人作試驗的慘無人道的實驗，都在那裏進行的。監獄有地下道和另一地方相通，凡要做試驗品悲慘而死的人，都用警察囚車運送進去。至於平房車站附近四週的居民，都受到日本憲兵的嚴密監視，只有部隊的工作人員，有通行證，得進出營房。隊外的人，即使是日軍的高級軍官，非有關東軍司令長官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也不得入內。同時為避免引起四週人民對於七三一部隊活動的真實性質發生懷疑和猜測起見，所有軍官一律不佩帶軍醫官的徽章，僅穿普通軍人的制服。

伯力法庭在審訊期間，對於七三一部隊的活動，調查得最詳細。該部隊與外界隔離，完全在平房車站附近的營房內進行一切活動，沒有一處做的工作是和防疫給水有關的。茲將其內部的組織和各部的任務，分述如下：

第一部是研究部，從事於設計進行細菌戰爭的方法。爲了這個目的，該處在特殊的實驗室內，進行各種研究和實驗的工作，並培養各式各樣的細菌，俾能依照日本細菌學者的意見，成為戰爭中最有效的武器。此